

海
蟻
粉
錫
紅
蟾
絨
襪

福
庵
芝
庵
兩
家
之
心
傳

雍
志
贊
歎
承
題
幸
友
友

常
中
盛
漸
漸
手
書
題



茅太霞印輯

沙西海題



责任编辑 童辰翊
技术编辑 毛志明



茅大容印辑

上海书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 401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20 印张 4 1/2

1993 年 6 月第一版 199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00001—30000

ISBN 7-80569-711-6/J·270

定价: 6.80 元

沪新登字 119 号

建端精端初端終得
福庵芝庵兩家之心傳
雖意贊歎承題奉敬

庚午年春 沙孟海手記



『束缚』与『破束缚』

《茅大容印谱》代序

艺术除却它那混沌而悠长地形成雏型的初创期，以后则形成了一条边继承、边积累、边发展的轨迹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继承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属性，古今中外概不能外。

印章艺术自其形成至今，已有近三千年的明确历史。初学者要入门，除了先继承是别无它途的。这继承就是按古来及今日所能见到的印谱、印作去临摹借鉴，把握印章艺术的精义。

有些青年人却透露出一种心态，认为这是一种『束缚』。我想，这也可以说是一种『束缚』，但它犹如初生婴儿的要『扎手扎脚』，限制它『喝酒抽烟』，是十分必要的，这种『束缚』，正确地就叫『按规律办事』。所以对一无基础的初学者所宣称的冲破『束缚』的激越口号，我们只能持否定的态度。

学习篆刻先要注意对古来优秀传统的借鉴，那末要借鉴到哪一天、哪一年才能『松绑』去天马行空呢？是十年？二十年？是临摹古印一千方？三千方？我以为单讲临摹的资历与数量是不足以引出正确答案的。我们不妨对几位篆刻大

耀古今了。这正是赵氏一生临摹型印作仅数十方，治印不足四百方而卓然成家的一大奥秘了。

蒋山堂、赵抃叔以其取精用宏的练达的借鉴功夫达到了自成一家的范例，是值得称道的。不过，在明清印史上并不尽是这类轻松地开启「自立门户」的幸者。相反，更多的是以十年、二十年的苦修苦练而成正果的。大印家吴让之曾自述：「余弱龄好弄，喜刻印章，十五岁乃见汉人作，悉心摹仿十年。凡拟近代名工，亦多求肖乃已。又五年，始见完白山人作，尽弃其学而学之。」他是一位甘愿受大束缚的印人。此外，钱叔盖的临摹过汉印二千方，齐白石早岁临摹浙派及赵抃叔的印作，刻后复磨，直到了「磨石书堂水亦灾」的地步，这也是受过大束缚的两位印人。由此可见，赵抃叔、蒋山堂是十分成功天份占其七的人物，而吴让之、钱叔盖、齐白石则是十分成功苦练占其七的人物。可是不论是巧学或苦学，得来容易或艰辛对传统的继承，必要的束缚是不可缺的。当然其程度因人而有长短、多少、快慢之别的，具体说是与人的禀赋、修养、努力、境遇、师教等条件而异的。

我尝将攻艺喻之为结茧，蚕不食桑不足以能结茧，结茧了又不能自缚，自毙。要者能破茧而出，化蝶产卵。食桑结茧，茧者，艺之小成也。自缚自毙，

其成果仅一茧而已；破茧而出，产卵生衍，化一为万，生生不息，其成果方称深广博大。

束缚是必要的，又不应该是永久的。对束缚安之若素，唯传统为从，不愿有半步的逾越，不敢有一丝的畅想，似乎不是为未来，而只是为古人去活一辈子，是毫无意义的，是缺乏责任性的。到了该「破茧」的时刻，理当义无反顾地「破茧」而出。须知，没有必要的「束缚」，不足以登篆刻之殿堂，「束缚」是为了「破束缚」，登堂入室也仅仅是寄居观光，务必由前门入而破后门出，才能海阔天空，任尔畅游翱翔。

初学者乐于承受「束缚」也不易，在经历一番「束缚」后，「破束缚」更是大不易。鉴古有得，艺有所成，即使不满足现状，想「破束缚」，往往第一位阻挠者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。我本人即有这苦恼的体验。自己那多少年来形成的思路，熟悉的技术法，顺势的惯性，无形的惰性，都成了顽固而强劲的阻力。心与手的相乖，熟返生的冲突，以至自己与自己的作对、打架。要战胜往昔的自我是带有离奇色彩的痛苦经历，但唯有战胜旧我，才会有一个全新的我！

诚然，即使有「破束缚」的毅力和胆魄，其边破边立的过程也是持久而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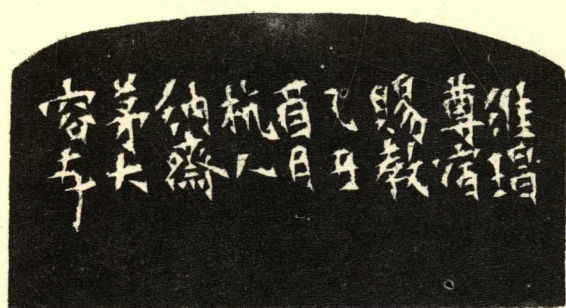
长的，荆棘更多，坑凹更烈。如果说，初期的「束缚」算不上是圆满的成功，那末，深层次的「破束缚」更不是当然的成功。早期的接受「束缚」，作品里虽然没有多少自己，却还有古人，不能大成，却定有小成，保险系数是很大的；「破束缚」而走火入魔，作品里不仅失去了古人，也失去了自己，其结局将是前功尽弃，一无所成，有着很大的冒险性。平心而论，「束缚」与「破束缚」都只是一个运动的过程，而不是目标。为了达到去其依傍的创造目标，「破束缚」，摆脱身上固有的东西，即那些纯属于古人、他人那部分的东西，更需要摆脱中无不用其极地去探索、吸收、消化、把握为纯属于自我的东西。如此，吐故纳新，去芜存菁，坚韧不拔，日积月累，方能「破」中有「立」，边「破」边「立」，由继承到创造，创造出新的印风，乃至有贡献地去「束缚」、「束缚」后来人。

「束缚」与「破束缚」，核心是一个继承传统与推陈出新的命题。我们讲继承，是讲继承古来优秀的传统精华；我们讲创新，是讲创造具备真、善、美的艺术新内涵。今日被称为传统精华的东西，都曾是历史上某一阶段闪耀光华的东西，今天即使是濯古有成的新创造，也将在历史的行进中成为一种传统。因此，把新与旧简单地敌对化是失之偏颇的，把对「束缚」与「破束缚」机械

地割裂开来也是有失偏颇的。我不赞成在印章艺术上对传统的一概否定，拒绝借鉴；也不赞成对未经时间检验的所谓新面一概欢呼，趋之若鹜。辩证法使我们变得清醒、公允、坦荡、深沉、聪明，去正确对待和处理好「束缚」与「破束缚」的关系，以弘扬我国的印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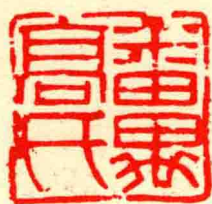
大容友兄为当今有影响的篆刻家，其在继承传统及自出新意上都下过扎实的功夫，有着公认的成绩。值其印谱付梓，读兄之谱录，间及印坛倾向，撰此小文为序。遥想大容兄与余或有同感也。

韩天衡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於笑乐村









江陵画印

离形得以一意孤行





董慕节编印先师吴湖帆先生画集纪念章 诗人所憎 颂仁急就 鲁斋 用庭印信

